

#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3~38

2013年7月22日

\*\*\*\*\*

## 布熱津斯基：民粹主義推動的區域戰爭 可能大範圍爆發

鳳凰網 李灝編譯<sup>1</sup>

美國智庫學者布熱津斯基，2013年6月28日，在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布熱津斯基指出，當前全球正面臨秩序喪失的威脅，這種威脅產生的基礎有可能是民族主義、宗教衝突，以及歷史上的積怨仇恨等。布熱津斯基稱，在這樣一種框架內，全球潛在衝突區域的範圍不斷擴大，北非、

---

<sup>1</sup> 原載鳳凰網：《大學問》第57期（<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burejinsiji/#pageTop>）。布熱津斯基，美國智囊、國際關係學家、地緣戰略家。曾任美國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7~1981年）。著有《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大抉擇——全球統治或全球領導》等，提出亞歐大陸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中心，認為美國要繼續保持世界領導地位，必須控制亞歐大陸。

西非、中東、波斯灣一直到南亞、西亞甚至是中亞，尤其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民粹主義推動的區域戰爭，在大範圍內爆發，變得非常有可能。

布熱津斯基提出，在當今世界，中美兩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全球穩定極為重要，美中關係和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競爭關係完全不同，中美之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在可預見的 10~30 年也沒有軍事威脅。

布熱津斯基還就斯諾登等熱點話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 以下為布熱津斯基演講全文：

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我非常高興能夠參加世界和平論壇這樣重要的論壇。感謝清華大學和外交學會。清華大學和外交學會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此次論壇上，與會嘉賓分量很重，去年時任副主席，現在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參加這一論壇，今年則是李源潮副主席。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清華大學也培養出過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中，在未來有一天也會成為國家主席，這種猜測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回到論壇主題，我想分享兩個論點，第一，當今世界正面臨著全球秩序喪失的問題，這一問題越來越嚴重；第二，正是因為全球秩序喪失，中美之間建立以共同利益而非相互敵視為基礎的務實關係，對全球穩定至關重要。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大國衝突成為世界事務的主要特徵。大國衝突就有可能導致，一個國家或者一種意識形態統治全球的局面，比如 18 世紀的拿破侖在歐洲進行的戰爭，在當時統治歐洲就意味著統治了全球。還有之後的一戰、二戰，以及冷戰，都有

這種一方獨霸天下的潛在可能。

## 全球面臨失序威脅

### 來自於民族主義、宗教衝突、歷史積怨

而在 21 世紀，世界事務所受到的威脅是完全不同的。這種威脅不再來自超級大國，或者是霸權主義，而是源自全球秩序的喪失，這種威脅產生的基礎有可能是民族主義、宗教衝突以及歷史上的積怨仇恨等等。正是因為這樣，一個國家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全球之上，或者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來統治全球，已經不可能了。之所以我們面臨這樣的現實，主要有幾個基本的原因。

第一，在過去，超級大國可以開發毀滅全人類的終極武器，從而形成全球霸權。當我還在白宮工作的時候，我還記得，美蘇之間差點就爆發這種毀滅性的戰爭。如果這種毀滅性的戰爭真的發生，那麼我想，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小時，全球至少要有 8500 萬人喪生。儘管美蘇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方面處在敵對狀態，但當時兩國都意識到戰爭所帶來的不可承受的災難，所以也都謹慎處理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避免走向戰爭。

第二，21 世紀出現了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以及力量分散化的趨勢。力量中心正向亞洲轉移，美國再加上歐洲也不可能再統治世界，但在亞洲內部，這種力量分散化的問題更為嚴重，在亞洲內部也不可能出現可以統治全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第三個，我認為和公眾覺醒有關。這又和大眾傳媒的崛起以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垮臺有關係。這使得政治活躍分子以及軍事活躍分子，可以將因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而起的民族仇恨和政治現實、民眾情緒相結合，發動所謂的“民族戰爭”等。

而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記憶，也使得這些人對外國統治或者外國干預的存在十分反感。這也使得一個國家、一種意識形態想要統治全球，變得不可能。包括前蘇聯、俄羅斯以及美國的一些歷史經驗都證實了這一點。

在這樣一種框架內，全球潛在衝突區域的範圍不斷擴大，北非、西非、中東、波斯灣一直到南亞、西亞甚至是中亞。尤其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民粹主義推動的區域戰爭，在大範圍內爆發，變得非常有可能，這種戰爭往往建立在民族意識或者極端宗教主義的基礎上。

## 亞洲國家之間更有可能產生核衝突

在這一區域裡，亞洲是非常脆弱的。這一點有點類似於 20 世紀的歐洲，當時的歐洲也面臨衝突，而且民族主義情緒也不斷加強。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和資源爭奪也變得愈演愈烈，當然也包括海洋權益問題。

這就需要我們特別注意那些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與勢力。這些國家因為擁有核武器，所以也具有特別的破壞力。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和俄羅斯在內，都在以謹慎的方式追求一種穩定和平衡，儘量做到不再相互威脅，並謹慎的控制各自的軍火庫規模。

在這方面，中國所追求的是一種最低程度的震懾，這是值得讚賞的。美國和俄羅斯目前擁有的核武器規模是和冷戰有關係的，現在也在不斷削減核武器的規模，當然他們也希望其他國家做出同樣的努力。英國和法國也是核武器國家，但某種程度上，英法的核力量是美國核力量的延伸，他們也都不準備單獨使用核武器。

但亞洲的情況就有些複雜，比如南亞大陸的兩個主要國家 —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國家。而在朝鮮半島，南韓以及日本擔心美國會隨時撤出對他們的核保護傘，這種潛在的擔憂也可能使這兩個國家成為核國家。而朝鮮，就在幾週前，還在利用開發核武器，使半島局勢緊張化。

坦率地說，正是由於中國的介入，也是由於中國有技巧的、巧妙的、明確的，但有又是靜悄悄的外交手段，使得緊張的局勢再次緩和。此外，還有以色列以及擁有潛在核能力的伊朗，二者之間也有矛盾。這些都是亞洲範圍內擁有潛在戰爭威脅的地區。

這些地區衝突是舊時代向新時代過渡時留下的產物。這些國家，尤其是一些亞洲國家都認為出於安全考慮有必要擁核，而這一點恰恰會帶來威脅，國家之間就有可能產生核衝突。

### 美國是遠東地區和解與和平相處的真正推動者

所有這些都使得美國在遠東的存在具有建設性，也有可能減少區域爭端昇級的可能性。美國在本區域的存在可能減少遠東軍火庫的規模，因為只要美國存在就意味著戰爭沒有勝利方，沒有一家可以贏，這也有利於中國的長期利益。

另外美國也可以鼓勵遠東地區主要亞洲國家間的和解，實際上美國也是這麼做的，而且獲得了一些成功。美國在過去幾十年裡都在積極介入區域事務，比如在歐洲，美國曾經推動法德和解，美國對兩國都給予了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美國也鼓勵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和解，降低了兩國衝突的可能性，如果這兩個國家有衝突的話，將對歐洲的心臟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現在也在推動波蘭和俄羅斯之間的和解。

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但要在亞洲應用，

不一定完全可行。因為在歐洲，和解是建立在各方自願的基礎上，而且美國也使各方以體面的方式達成了和解。這些國家過去曾介入過戰爭，在戰爭結束後，戰爭國曾一度想要主宰並想羞辱戰敗國。而對戰敗國來說，他們也不想跪下來向戰勝國請求幫助。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一直在鼓勵各國嚴肅認真地進行溝通，尤其是使得這些國家的年輕人能夠重新審視並認真看待自己的歷史。而在亞洲不一定能夠完全適應，因為亞洲歷史上戰亂衝突不斷，仇恨已經根深蒂固。

## 中美建立良好關係對全球穩定極為重要

在當今世界，中美兩國建立良好的關係對全球穩定是極為重要的。美中關係和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競爭關係完全不同，美蘇競爭關係是建立在地緣政治層面上的焦慮感和野心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意識形態敵對基礎之上的。而這一點在美中之間不存在，美中之間的相互依存是一個事實，兩國都強調這一點，中美之間並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沒有可能——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十年、20年、30年——也不可能在軍事上對對方產生威脅。

正如中國外長昨天所說到的，我們兩國是當今世界穩定的壓艙石和和平推動者。我想作為外長，他是代表中國政府說話的，我也完全同意他所說的這一點。中美都認為兩國之間的敵視對誰都沒好處的，他們也不會這麼做的。但儘管如此，我想一些衝突仍然可能在兩國發生，不過這些衝突不會導致戰爭。還有一些利益團體有可能出於一己之私在兩國間製造敵視。

如果兩國能夠就一些國際問題進行定期溝通的話，就像最近舉行的兩國首腦會談一樣，將有助於推動兩國在政治、經濟、社

會等層面上的可持續的合作關係。在最高領導人會晤中，我們不但要討論現存的分歧，同時也要討論未來的潛在衝突，通過溝通，可以看到兩國在一些問題上有哪些相似點，有哪些不同點，如何來求同存異。

我想對於美中來說，兩國應該仔細地考慮一下，如何共同謀劃建立一種全面的經濟合作關係模式，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現在中美有兩種不同的建議，中方有 RCEP，美國是被排除在外的；美國也有 TPP，中國是被排除在外的。我們之間如果能夠建立一種合作模式，相互能夠包容的話，結果會更好。

今天，中美是唯一的兩個全球性力量，世界大國的意義不僅僅是經濟政治大國，還包含社會發展，社會財富等理念。同時這兩個全球性大國也必須同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力量互動，包括歐洲。雖然歐洲並不是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但歐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體。還有要同面臨嚴重社會和經濟問題的俄羅斯合作，當然也有日本、印度。如果同印度的話，也還必須和巴基斯坦打交道，因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經濟大國，同時也是潛在的軍事大國。此外，也必須同印尼溝通，因為很明顯印尼在本區域也是逐漸崛起的大國。

我們不僅僅是為了美中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必須要意識到，通過兩國努力可以實現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責任，有效應對區域衝突，避免核擴散。大家知道美國最近已經決定減少核武器，通過這種方式進一步推動國際合作。

中東敘利亞就是一個試金石，但我認為僅僅美、俄參與的話這個問題不可能解決，即使再加上歐洲名義上的參與，也不可能。實際上歐洲的參與並不是建立在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他們某種歷史的需求基礎之上的，而這種需求在外界看來，並不受歡迎。

我們也必須要有中國、印度、日本等國的參與。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利益相關者，如果僅僅是敘利亞問題的話，那容易解決，但它不僅僅是敘利亞的問題，已經成為本地區的導火索，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伊朗問題也是這樣，波斯灣如果發生危機的話會影響到所有我所提到的國家，尤其是那些依賴波斯灣石油供應的亞洲國家。所有這些問題都呼籲美國和中國進行戰略合作，也鼓勵其他國家能夠積極參與。

最後一點，實際上大國之間的合作，在解決全球問題時，非常重要。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兩國領導人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也願意為此做出努力，謝謝大家！

## 互動環節：

### 和解一定是建立在雙方自願基礎上

前駐日大使陳健：美國推動法德關係和解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而中日關係、日韓關係上和解，是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的，美國是否願意發揮類似作用？

布熱津斯基：首先大家應該認識到，和解是建立在各方自願的基礎之上，無論是法國和德國，還是德國和波蘭，雙方都有和解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提供了幫助並鼓勵歐洲的和解。我並不認為美國可以單邊啟動歐洲的和解程序。

我想相關國家要認識到和解是符合自己利益的，通過單邊的方法是 impossible 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美國可以協助各方進行溝通，可以建立一些討論環境，維持和解進程的持續發展。

我想再提到一點，和解不應該是侮辱，侮辱感只會起反作用。



和解要互相尊重，但是如果敵意根深蒂固的話，這點就很難做到。美國已經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存在。

1990 年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可以一直維持到 21 世紀前十年，這種情況在未來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的世界更加複雜，有更多的力量出現，包括中國，中國將在世界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儘管其內部也面臨著衆多危機。

而美國儘管強大，但也不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而這種認識已經慢慢為美國政界精英所接受。作為一個國家，整體來說並不願意維持伊拉克戰爭，整個國家希望結束阿富汗戰爭，整個國家並不願意美國在敘利亞進行主要的干預。他們希望溫和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的干預。

那麼現在就有一個問題，一定程度的干預能有效嗎？我之所以批評干預，就是因為我並不認為所謂的一定程度的干預會成功。所以要麼就是實際干預，要麼就不參與。在我看來，實質上的干預可能會造成在地區事態爆炸性的發展。

另一個就是互相諒解，我們和俄羅斯、亞洲國家，以及英法一起來制定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一個妥協方案：給他選擇，讓他完成到 2014 年的任期，然後做一些安排，在敘利亞進行新的大選，而他可以選擇不參加競選。

這有可能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這種方法也可以保全阿薩德的面子，讓他選擇以體面方式下臺。所以我們可以共同探索一種比較持久的敘利亞問題的解決方式。

## 斯諾登破壞了美國針對恐怖主義的防衛系統

清華學生：斯諾登事件，美國對中國指責，中國是躺著中槍。

現在中美俄都牽扯進去，各國反應也不一樣，您如何看待？另外從您個人角度，作為美國人您怎麼看斯諾登這個人？

布熱津斯基：首先，對待斯諾登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真正透露的是什麼。他透露了大量的信息，涉及到美國的先進技術。這些信息經過系統性的專業處理，以便確定是否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聯，所以這些信息並不是針對個人的監督，也不是侵犯公民權。

實際上，通過這種系統，美國至少發現並制止了 50 起恐怖主義的襲擊，但斯諾登的行為破壞了這個防衛系統。

我想，抵制這種信息洩露的方式，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中國、俄羅斯的利益。

如果斯諾登所洩露的信息更加敏感的話，如果這些信息涉及到我們針對他國的情報活動的話，我想其他國家並不會同情我們，雖然每個國家都想了解其他國家有什麼樣的計劃、有怎樣的武器系統。如果斯諾登暴露了大量美國針對中國、俄羅斯的情報活動，那我可以完全理解中俄不會對我們提供幫助。但目前斯諾登事件還沒有達到這個地步，斯諾登洩露的信息有限。

目前，我想中俄也不是很確定斯諾登洩露的信息有多重要，這就是為什麼大家現在也非常謹慎，並沒有把斯諾登交給我們，也沒有幫我們抓住斯諾登，因為他們也在等待，觀察他是否有更多信息，是否會分享這些信息。

我想，國家之間當然要倡導合作，但出於現實主義政治需求的考慮，各國也被迫要進行系統性的大規模情報收集工作。

鳳凰網資訊：斯諾登事件後，中國用“照照鏡子管好自己”回應美國指責，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是雙重標準，您怎麼看？

布熱津斯基：到目前為止，我們顯示並沒有對美國公民進行監聽，監聽只是針對外國公民的。美國公開的表態立場是，可能有多達 50 起在美國境內或國外策劃的恐怖主義襲擊陰謀被及時制止；而支持斯諾登就等於支持恐怖主義，這將有損這些國家與美國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我還不了解斯諾登到底掌握多少情報，但斯諾登威脅要公開的或者準備公開的一些信息中，有可能包含一些內容威脅到美國在其他國家已經展開一些情報活動的安全。實際上，美國確實在其他國家展開情報活動，我曾經在白宮工作過，我清楚我們有這麼做，我也清楚其他國家也在這麼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沒有太多要抱怨的。

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斯諾登的行為已經給美國的反恐努力造成了負面影響。我們同各國展開反恐合作，這也包括蘇……包括俄羅斯。（布熱津斯基原音：including sovie，隨後立即改口稱 including Russia。編譯者註：蘇聯與美國是冷戰時期在全球並立的兩個超級大國；蘇聯的英文拼寫為 Soviet Union。）我也懷疑，美國可能也和中國展開反恐合作，因為中國也向美國解釋過邊疆的暴力恐怖主義襲擊。所以打擊恐怖主義不僅僅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參與反恐合作的各國利益。

我想強調的是，斯諾登事件的影響遠沒有結束。斯諾登可能還持有一些信息，他可能把這些信息透露或者賣給其他一些人，美國一定會查清楚。

談到中美之間情報合作的話，斯諾登事件確實導致了兩國關係的倒退。網絡安全，涉及到一國政府或私人機構針對另一國的情報滲透。這不是國家交往的正常方面。如果針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如果持續進行的話，我們一定會做出報復性打擊，而且我們十

分有信心可以進行非常有效的反擊。

中國和美國能夠就網絡安全的行為準則達成一致的話，將符合雙方的利益。

## 美國尊重中國歷史文化和取得的成就

環球時報：您對構建新型中美大國關係是否有信心？

布熱津斯基：我想中美兩國領導人進行了非常好的接觸，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是有共識和諒解的，中國人手裡掌握著大量美國的基金，你們買這些債券或者基金符合你們的利益，也符合我們的利益。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經濟金融穩定有貢獻。我們也非常現實，今天早上我所說的，我們已經脫離了那個一國能主宰世界的時代了。在未來的二三十年間，我們還是能夠在整體實力上領先於中國，但中國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一大強國，因此中美之間將會有一個特殊的協作關係，而且這有利於兩國利益。

這是歷史上大國關係一種新的嘗試，一個新的崛起國家與現在的大國，不一定會發生衝突，只要我們不衝突，兩國關係都會變得更好。

我還可以告訴你的，美國人是非常有理智的，我們尊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取得的成就，我們對中國的關係不是建立在仇恨或者恐懼基礎上的，很多中國人也對美國懷有很好的感情，而且很多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去，現在也有一些美國人移民到中國來。我想我們都知道這些意味著什麼。

中國新聞社：關於中美競爭的問題，很多中國人覺得競爭越

來越多，中國的領導人現在認識到需要管理這種競爭，防止衝突，您認為管理競爭最重要的是什麼？是否要制定全球規則使美國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

布熱津斯基：我認為兩國領導都做出了表率。這也就證明世界上兩個大國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進行認真的探討問題。但我認為這本身還不夠，他們交流的越多，就越需要有定期的磋商。兩國的官員已經在進行磋商，我們的貿易代表、軍方人員都在進行越來越多的磋商，我們還要進行聯合行動，比如中國的戰艦要參與到美國戰艦的聯合行動中，我想這是鞏固關係的一種辦法。

當然存在著競爭，這是無法阻止的。但競爭如果是要證明誰在社會經濟方面表現得更好，這並不是壞的競爭。它不同於能夠發展成為戰爭的那種競爭，我們並沒有對中國惡意的計劃；我想中國也很聰明，也沒有對美國進攻的計劃。因此，我認為雙方的關係發展得很好。

在兩國都有這樣的人，他們對彼此懷有敵意，我們也常常聽到他們的言論，在美國有時候是出於商業上的利益或者是保守政治家；中國往往是軍方人士有這種看法，但中國的軍方也很現實，他們知道要將現在的關係變成敵意關係對雙方都不好，這是一種常識。我們也都知道，如果兩國關係變成敵意關係都會受到嚴重影響，在經濟與其他方面都會如此，我們無法預測這樣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可以想一下現在有很多中國人在美國學習，很多人選擇回國，還有很多人留在美國，他們仍然很熱愛中國。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也來到中國，我們彼此更加了解。15、20年前到中國來，似乎就是走進一個謎團，很多人去美國可能也有同樣感受。今天互相交流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我們的航班經常是坐滿的，這

是非常好的。

## 美國在亞洲的存在並不是遏制中國

美國 NBC：關於中國擔心美國再平衡對中國的遏制，您怎麼看？

布熱津斯基：我想在我們宣佈的政策中，沒有人提到過要遏制中國，有些人可能只是自己想像。政策應該是這樣的，美國 1905 年就已經在遠東地區存在，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 1945 年之後我們就加大了存在，我們的存在也促進了該地區的穩定。因為如果沒有美國，會有更多中國附近的國家擔心中國，因為中國的塊頭太大了，我都不用提是哪些國家。

中國有 13 億人口，周邊有很多小的國家。我們也可以對某些國家進行積極影響，我們不希望看到中日在島嶼問題上進行衝突，我們也可以對日本人說你們應該克制、有耐心、不要挑釁，我們可以鼓勵中國保持克制，這是我們對該地區的貢獻。

中國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地緣位置，可以看一下中國的地圖。我認為至少有 14 個不同的國家與中國是鄰國，大多數這些鄰國不一定非常喜歡中國，中國也有八個海上鄰國，也有一些對中國並不友好。我想我們在該地區的存在使得大家更容易放鬆下來，來接受現在世界的現實，也就是避免衝突。人員流動，貿易加大，以及全球化的擴展都是常規現象，我們的存在幫助了這一點。

如果大家了解歷史就可以看到，像 19 世紀英國與歐洲大陸的情況，當時英國並沒有與歐洲大陸國家結成聯盟，而進行有進有退的方式來保持一種平衡，從這種意義上講，保證了穩定。如果沒有這個效果的話，歐洲大陸可能早就進入衝突了。

最後一點，今天的亞洲有可能在領土、資源、民族、國家方面有更多的衝突，這些衝突可能比 20 世紀還多，就像歐洲在 20 世紀經歷的那樣。真正發生戰爭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現在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有時候表現出想在衝突中使用核武，這些國家就在亞洲，而中國並不是這樣一個國家，中國一直有著非常審慎的核政策，進行最低限度的威懾，中國知道有核彈就可以遏制其他各方的進攻。

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總是製造更多的核武器，我們與俄羅斯的核武數量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因此奧巴馬總統提出與俄羅斯共同實行 30% 的削減目標，俄羅斯表示了同意。但其他國家也應該削減嗎？我想這是不公平的。因為美俄各自有 1500 個核彈頭，可以幾個小時內殺死 8500 萬人，另外還有 8000 個左右庫存的核彈頭。相反中國只有 300 個左右，法國等國大概只有 500 個，他們沒有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也不感覺自己受到了威脅。巴基斯坦和印度也有大概 200 個左右核彈頭，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有效應對了朝鮮問題，還有伊核問題和以色列問題。如果我們撤出的話，中國可能很快看到日本擁核。因此我們的角色總體來說是一個穩定器、平衡器，而不是要疏離與中國的關係。我想中國的領導人也明白這一點。

## 中國向朝鮮傳遞的信息非常有效

**CCTV 9：**您如何評價 60 年前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以及現在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角色？

**布熱津斯基：**就朝鮮戰爭來說，毫無疑問發生的背景是這樣的，二戰的結果在世界某些地區存在不確定性非常明顯，比如德

國的分割，法國殖民者撤出越南，朝鮮半島也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朝鮮半島上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最初朝鮮進攻很成功，我們的反擊將他們推到了鴨綠江，中國的反擊又將我們推到三八線。當時大家並不清楚朝鮮半島應該如何分割，現在現狀仍然存在。

目前的事態看，我想讚揚中國的民衆，以及一些公開和非公開的工作，使得朝鮮政府更加清醒，少冒險，不要再幼稚或採取危險的行為。我想中國向朝鮮傳遞的信息一定是非常清楚有效的，大家知道來自於朝鮮的威脅、故作姿態和一些愚蠢行為，在幾週前很常見，而幾週前徹底結束了這種行為。我非常讚賞中國採取工作來穩定這個危險的局面，習近平主席和朴槿惠總統也正在會面，現在朝鮮半島局勢也在發生重大變化。